



时光

# 我的童年时代

李尔慧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那是靠天吃饭的年代,黄土厚塬十年九旱,地里收成全凭天意,物资极度短缺。回首年少过往,缺衣少食是日常,日子满是熬不尽的苦,可孩童时期心性单纯,苦中依旧藏着满心欢喜,这段浸着黄土风霜的童年岁月,让我一辈子都无法忘怀。

那时候陕北乡下家家户户孩子多,一户养五六个孩童十分普遍,还有不少人家连着生七八个。庄户人家本就家境贫寒,一大家子张口吃饭,日子过得捉襟见肘。穿衣更是谈不上体面,家里衣裳永远是老大穿旧传给老二,老二穿破再往下传,一件粗布衣衫补丁摞着补丁,布面磨得发朽发白依旧舍不得丢弃。等到衣裳实在没法上身,便拆解下尚且完好的碎布,用白面熬浆打成裕褡。

那年头市面上没有花哨布料,身上衣物无非灰、黑、深蓝几样素色,款式千篇一律,不是老式中山装便是粗布对襟袄,男女老少几乎没有区别。一身旧棉袄从深秋穿到来年开春,暑天一件单褂熬过整个夏天,整年都盼不来一件新衣。唯有逢年过节,家里才舍得拿出攒了许久的布票,去供销社扯几尺粗布,由母亲亲手缝制新衣新鞋,这便是整年里最让人期盼的喜事。

那时所有衣物鞋袜全靠双手缝制,一双成年人鞋底要纳五六百针,粗麻绳磨得指尖布满厚硬老茧,常常

家都有着储存干粮的法子。把洋芋煮熟切薄片,铺在窑顶黄土台面上,任由凛冽寒风吹冻、烈日暴晒,做成冻洋芋干。洋芋干内里布满蜂窝孔洞,入口酥脆清甜,是我们儿时最稀罕的零嘴。家中吃不完的粗粮馍馍,也会被切成馍片晒干,平日揣在衣兜里,饿了便啃上两口,干硬耐嚼格外顶饱,在缺吃少喝的年代,这便是最好的吃食。

童年记忆里最深刻的趣事,便是偷吃生产队的煮黑豆。那些黑豆本是生产队用来喂羊羔的饲料,煮得软糯喷香,隔着老远就能闻到豆香。儿时常年吃不饱肚子,我们几个孩童总盯着羊圈灶台,趁着饲养员转身忙活的空隙,悄悄溜到灶台旁,飞快地抓上一把滚烫的黑豆,急忙揣进贴身衣兜,捂着发烫的豆子一路跑到背风的黄土坡。蹲在土坡上掏出黑豆,指尖被烫得不停吹气,却依旧迫不及待往嘴里送。豆子软糯香甜,简简单单一口吃食,便是物资匮乏岁月里最极致的快乐。如今山珍海味摆满餐桌,却再也找不回年少时偷吃东西的那份知足与纯粹。

整个夏日,我们大半时光都在外放牲口。天还未曾大亮,便牵着家里的牛羊去山沟坡地,把牲口散放在水草茂盛的地方自由觅食。无事之时,我们结伴爬树嬉闹、追虫捉鸟,蹲在树荫下捏泥巴,漫山遍野都是孩童的笑声。闲下来还要割满一筐青草回家喂牲口,直到夕阳西沉,才赶着牲畜踏上归途,满身黄土、草屑,心里却格外自在快活。

黄土高原常年干旱缺水,全村人吃水都要远赴几里外的深沟挑运。年纪尚小的时候,我便帮家里分担活计,提着小木桶前去驮水。冬日寒风如刀,乡间土路结满厚冰,行走时稍有不慎就会打滑摔倒。洒落的凉水溅在衣袖上,片刻就冻成坚硬冰壳,裹在胳膊上僵硬冰冷,抬手活动都十分费劲。回到窑洞第一时间就凑到土炕边取暖,衣袖上的寒冰慢慢融化,衣衫湿冷,纵然浑身难受,却从不会心生抱怨,只想着能多为家里分担一点活计。

我们家人栖身于黄土窑洞之中,窗户只用旧纸张糊住,即便白日屋里光线也十分昏暗。夜里没有电灯,仅靠一盏煤油灯散发微弱黄光,昏黄灯火映着一家人的身影。窑内盘着宽大土炕,一家人吃饭、睡觉、待客全都围坐在炕上,每到冬日烧炕火,满窑暖意融融,驱散一身寒凉。家中没有像样家具,只有一两个老旧木柜、几口粗陶瓦缸,陈设简陋朴素,可这孔土窑洞,却承载了一家人全部的温情岁月。

写下这些过往旧事,并非一味怀旧感伤,只是想将真实艰苦的旧日生活讲给儿孙后辈。如今安稳幸福的生活来之不易,应当常怀感恩之心,懂得珍惜当下。岁月不停向前流转,再过数十年,后人回望如今生活,也会生出和我一样的感慨。愿这份从苦日子里沉淀下来的淳朴本分代代相传,不忘过往万般艰辛,守好眼前安稳生活,余生常怀知足之心。

# 又是一年槐花季

薛静

风一暖,檐角枝头便漫起了素白。槐花开了,不是灼灼夺目的艳,像是轻轻浅浅,层层叠叠的云,垂挂在枝头,把暮春染得温柔又干净。风一吹,细碎花瓣簌簌飘落,像一场不声张的雪,带着清清淡淡的香,漫过街巷,漫过旧院,也漫进每个人心底柔软的角落。

槐花是懂人间的。它不只是枝头的风景,更是时光里一口清甜的滋味。在许多人的记忆里,槐花开时,烟火气最是动人。老人们挎着竹篮,踮脚捋下一串又一串洁白的花,花瓣嫩而不软,香而不腻,指尖沾着的,都是春天最干净的气息。那一抹素白,入

了篮,便成了桌上鲜;落了锅,便成了岁月甜。

槐花可食,自古便是。它不娇贵,却能让寻常日子生出诗意。最朴素的吃法,是蒸槐花。清水洗净,沥干水分,拌上一层薄薄的面粉,上笼蒸熟,雪白的花裹着轻纱一般的粉,香气被牢牢锁在其中。出锅后,淋一勺香油,撒一点细盐,或是拌上蒜泥、香醋,入口松软清香,一口便是山野的清气、故乡的温柔。

槐花还能入馅,做饼、熬粥。槐花鸡蛋饼,金黄里缀着点点素白,外酥里嫩,香得人停不下筷子;槐花包子、槐花饺子,馅料鲜甜,不油不腻,一口咬下,满嘴都是春天的回甘;就连煮粥时撒上一把,

白粥也多了几分清雅,喝下去,从舌尖润到心底。它不张扬、不浓烈,却以最朴素的方式,滋养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童年与乡愁。

花开有时,花落无声。槐花的花期不长,却把一身温柔都献给人间。它可赏、可食、可用,默默把自然的馈赠,揉进烟火,融进岁月。它不与桃李争春,不与群芳斗艳,只是安安静静地开,清清白白地落,像极了普通人平平淡淡的幸福安稳。

又是一年槐花季。风依旧,香依旧,枝头如雪的景致依旧。不妨放慢脚步,走近那一树树繁花,闻一闻久违的清香,尝一口记忆里的清甜。原来,最动人的春天,从不在远方,就在这一缕槐香里,



在这一口家常滋味里,在岁岁年年、如约而至的温柔等待里。

又是一年槐花季。愿你我,都能在这槐花盛开的时节,守一份朴素,怀一腔安然,于烟火人间,尝一口春甜,记一世清欢。

# 荞麦花开

姚丹



小的时候,我就听说过荞麦,因为奶奶告诉我们,睡觉的枕头里面装的就是荞麦皮,松松软软枕着很舒服。后来有了各种材质的枕头,试来试去,还是喜欢荞麦皮枕头。可是荞麦长什么样?开什么花?长在哪儿?却一无所知。

直到插队到了陕北农村,才有机会亲自种荞麦、收荞麦,认识了荞麦。

一帘旌荞麦种子,兴冲冲带着大伙上山了。

队长告诉我们,荞麦产量低,平常一般不种,但是它的生长周期短,大约百十来天就成熟了,即便土地贫瘠也能生长,是弥补歉收的好庄稼,是老天爷赐给靠天吃饭的陕北人最好的礼物。哦,原来如此,我们长见识了,对荞麦刮目相看。队长扬着手臂,一把一把像天女散花似的撒着种子,脸上泛着藏不住的笑容。大伙排成一摆溜,翻着锨头锄地,把丰收的希望埋在了翻过的土地里。

撒下种子五六天后,嫩绿的小苗就破土而出,齐刷刷绿得可人。二十多天后,长到尺把高了,荞麦花便蓬勃勃勃地开了。远远望去,美丽的粉红

色弥漫了整架山梁,美得醉人。特别到了傍晚,与天边的晚霞连在一起,仿佛燃烧的火焰,染红天际,十分壮观。置身其间锄草劳作,山风习习,花海翻涌,令人痴迷。遗憾的是,那时是在“受苦”,没有心思去拍照留念。

陕北老乡说,荞麦花开是流蜜的季节,也是养蜂人最欢畅的时光。养蜂人把蜜蜂放飞到荞麦地里,山风和蜜蜂都忙碌着为荞麦花授粉,酿出纯净的荞麦蜜。荞麦花的茎秆细脆嫩,花不张扬,细碎繁多,千万株挤在一起,密匝匝地在风中摇曳,好像不停地点头致意,又好像在集体舞蹈,那景象盛况空前,空气里都荡漾着花香的甜蜜。

到了夜晚,在月光的映照下,又是另一番韵致。山峦变成了白色,如白雪覆盖。唐代大诗人白居易在《村夜》里这样描写月光下的荞麦田:“霜草苍苍虫切切,村南村北行人绝,独出门前望野田,月明荞麦花如雪。”现在的人们欣赏金黄色的油菜花海,已经成为旅游的一个热门项目,殊不知,粉红色的荞麦花海更胜一筹呢。但是话又说回来,荞麦花开,或许城里人欣赏的是风景,而农村人关心的却是年景。

又过了二十多天,荞麦结籽了,老乡的脸上乐开了花,没嘛达,又有收获了!凉吃上荞面碗饸、荞面饸饹、荞面凉粉、荞面饸饹了,大伙心里美滋滋的。荞麦是灾荒年景农民的贴心粮、救命粮,有了这茬收成,老乡心里踏实多了。陕北信天游中唱道:“三十三颗荞麦九十九道楼,你是哥哥的

# 走过青春

贴心人……”荞麦在陕北老乡心中有着不同一般的特殊地位,当过知青的人深有体会。

荞麦的果实是三棱形,因而又叫三角麦。壳是褐黑色的,仁是白色的。如果连壳磨成面,压出的荞麦饸饹是棕色的,口感粗糙一些。如果只用里边的仁,老乡称之为纯饸饹,用水泡软碾成面,压出的饸饹亮白滑溜,吃起来又筋道又爽口。

“荞麦饸饹羊腥汤”是陕北老乡待客最好的茶饭。那年秋天,我们生产队来了一位澳大利亚国际友人考察参观知青插队生活,要求在知青灶吃饭。生产队派了两名做饭好的婆姨帮我们一起做饭。接待贵宾少不了具有陕北特色的黄米油糕、油馍馍,还有用荞麦糝压压的饸饹。这位贵宾是用六十来岁的老夫人,一桌陕北特色的饭菜看得她眼花缭乱,特别是吃荞面饸饹时,她用筷子挑着又长又细的饸饹往嘴里放,边吃边竖起大拇指说,OK,OK地赞不绝口,他们那个国家哪见过这样的美食呀,荞麦这是为国增光了!

那些年只知道荞麦是不错的杂粮,是陕北遇到荒年补救的一种作物。近些年才知道,荞麦虽然产量低但营养价值却很高,特别是糖尿病患者最适宜食用。虽然荞麦归在杂粮里,但因其较高的营养保健价值,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青睐。

年年花开花谢,年年谷黄糜黄。农村的经历,留给我的记忆深刻而长久。每每枕着荞麦皮枕头进入梦乡,时常会梦见插队岁月的往事,梦见那漫山遍野粉红色的荞麦花海翻涌澎湃,美好而壮观。

# 黄土风情

## 陕北民歌注(节选)

史小溪

### 樱桃好吃树难栽

樱桃<sup>①</sup>那个好吃树难栽,有了那些心事哥哥呀我口难开。山里头的(歪)<sup>②</sup>石头沟里头水,心里头有谁哥哥呀就是谁!

樱桃树对生长的环境、土壤和气候等要求较为苛刻,喜欢充足光照、良好通风,怕高温也怕寒冷。陕北民歌《樱桃好吃树难栽》是一首著名的传统叙事性小曲(虽然在原唱词的基础上不少作者多有缀补和填改)。它以甜美可口的樱桃果隐喻爱情的的美好和不易,感情饱满,生动传神。特别是在初夏,红红的樱桃成熟的季节,唱着它、哼着它,更是让人触景生情,浮想联翩,渲染出强烈的情感共鸣。

这首曲共五段,被称为“最勾魂的信天游情歌”。不单在陕北脍炙人口,流传不息,在晋西北、内蒙古中西部也广为流传。歌词亲切质朴,节奏自由舒展,旋律起伏自然,优美流畅。“樱桃那个好吃树难栽,有了那些心事哥哥呀我口难开。”情窦初开,蕴藉含蓄,欲说还羞,引而不发。其中也有直抒心意的歌词:“谷地里带桃黍”“一般高(桃,读音:tào),人里头挑人哥哥呀就数你好”……过去,陕北人一直把高粱谓之桃黍,近几十年也开始叫高粱。在五谷庄稼中,高粱耐寒耐旱,长得气派高峻,出类拔萃,所以比喻为“人里头的哥哥”。陕北传统种植时会套种许多农作物,如高粱、谷子;高粱的根扎得深,秸秆高耸可超过两米。谷子高不过二尺多,根则比较浅,通风效果好,互不影响。

山西左权民歌《樱桃好吃树难栽》也很好听,但仔细品味,两地曲调还是略有区别。歌词也不太一样:左权的音韵听来更柔和委婉一些:“辣椒椒开花香又辣,心里头有你妹妹呀你可也有咱?”陕北的声调更深沉直率一些:“山里头的(歪)<sup>③</sup>石头沟里头水,心里头有谁哥哥呀就是谁!”都是地方方言俚语,比兴娴熟生动,重叠得像一圈一圈向外拓展的波纹。古希腊有谚语:“人生中除去爱情,就如世界上除去太阳。”只有掏出真心,才能心心相印。爱情果甜美好吃,更需要用“心”来珍惜爱护。

①樱桃,落叶灌木或小乔木,卵形叶片边缘似粗锯齿状。花蕾开放后花冠呈粉白色或红色。现在新品种果实多样,原产于我国西北、华北等地的樱桃,果实较小,也叫毛樱桃。

③山里头的(歪)石头,“歪,wai,口语,修饰副词,就是说山沟里的那些石头。

### 唱酸曲就要点酸味道

小米稀饭慢火熬,唱酸曲就要点酸味道。甜盈盈的苹果水格灵灵的梨,酸不溜溜才有一点人情味。

陕北民歌丰富多彩、色彩鲜明,人的七情六欲(七情:喜、怒、哀、惧、爱、恶、欲,六欲:生、死、耳、目、口、鼻),哪一种情感都可以用民歌的形式来表达。民歌小调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“酸曲”。这就是一首典型的酸曲,情感浓烈,应物斯感。

陕北酸曲率真、炽热,热辣辣地灼心,像酸白菜一样别具风味:“俊个蛋蛋脸见面难,蚂蚁在哥哥的心窝窝钻”“早知妹妹是一个黑良心鬼,我一辈子没情人也不交你”……

“走了一道洼,又一道洼,有一个儿婆姨她裤裆里掏。我问儿婆姨你为什么挖,裤裆里跳进一只癞蛤蟆,所以她要挖。”这是取笑逗乐的酸曲。陕北人把爱做坏事、心术不正的人说成“儿”。如:那人可儿了,儿得要命;他尽做儿事儿。有时也把一些恶作剧,小孩子顽皮耍嘎,给人家烟筒里堵塞干草之类也说成“儿”。

真正好的酸曲酸中有甜,酸中有美,酸中有诗,酸中有味。酸得让人茅塞顿开,明白了人生的真谛和意义。在当地一些特殊场合,大多数酸曲曲得活泼、机智、诙谐、可爱,嬉笑怒骂,笑态百出,很受老百姓喜欢。无须遮掩,陕北的酸曲,确实有一小部分过直、过露、过酸,近似荤段子,俗气、粗糙,格调不高。像《叮当响》及金庸武侠小说《鹿鼎记》中引用的《十八摸》(此歌曲最早见于明代,估计是古时在陕北的吴越地方官员和南方籍的将士带回南方的)。但陕北大部分酸曲还是很有生活情趣和它的文化价值的。它真诚纯朴,情深意切,人物心理活动描写得细腻生动、鲜活引人。它粗而不野,酸而不淫,甜格浸浸的酸,酸格溜溜的甜,甜浸浸的,酸溜溜的,热辣辣的,酸苦辣涩,五味齐全让你只觉一股说不上来的东西在心里乱窜……

著名散文家周涛曾为陕北信天游酸曲喝彩:“你看这里的人憨厚极了,老实巴极了。但是谁也没有他们自在,他们浪漫得很、风流得彻底。这些土著唱出来的情歌,能把最疯狂的摇滚歌星吓得从台上栽下来。”是的,外来人在陕北待的时间太短了,对陕北的概念太肤浅了。就像丹麦女作家卡恩·布莉森森用地优美而富有诗意的笔墨写道:高贵的、豁达粗犷豪爽的是这些土著。乏味孤独的永远是你外来人!

都说《聊斋》一书好,我以为,《聊斋》许多篇什最可贵之处在于它辛辣地揭露、嘲讽社会的虚伪:“牛鬼蛇神它反倒比正人君子更可爱。”这也可以为陕北酸曲做注脚。陕北酸曲美在情怀磊落、率真、不虚伪,没有那层虚情假意的面纱。“酸不溜溜才有一点人情味”,看来人们喜欢这类民歌,最主要的是它张扬着的人情、人性,处处弥漫出率真美、野性美、原始美、自然美。